



容齋五筆卷第六十二則

鄱陽七談

鄱陽素無圖經地志元祐六年餘干進士都
頡始作七談一篇叙土風人物云張仁有篇
徐濯有說顧雍有論王德璉有記而未有形
於詩賦之流者因作七談其起事則命以建
端先生其止語則以畢意子其一章言澹浦
彭蠡山川之險勝番君之靈傑其二章言濱
湖蒲魚之利膏腴七萬頃柔桑蠶繭之盛



其三章言林麓木植之饒水草蔬果之衍魚
鱉禽畜之富其四章言銅冶鑄錢陶埴為器
其五章言宮寺游觀王遙仙壇吳氏潤泉叔
倫戴隄其六章言鄱江之水其七章言堯山
之民有陶唐之遺風凡三千餘字自謂八日
而成比之太冲十稔平子十年為無慙予偶
於故麓中得之惜其不傳于世故表著於
此其所引張徐王顧所著今不復存更為可
恨也

經解之名

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否則自立佳名蓋
各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
國迨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義
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也
毛詩故訓傳顏師古謂流俗改故訓傳為詁
字失真耳小學有杜林蒼頡故二曰微謂釋
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
卿微傳三曰通如注丹易通論名為注君

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唐劉知幾史通
韓滉春秋通凡此諸書唯白虎通風俗通僅
存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其義他書
無用此字者論語之學但曰齊論魯張侯論
後來皆不然也

卜筮不敬

古者龜爲卜筮爲筮皆興神物以前民用其
用之至嚴其奉之至敬其求之至悉其應之
至精齋戒乃請問不相襲故史祝所言其驗

十數人以待用者若法

祖宗之制正三衙之名改諸軍爲諸廂改統
制以下爲都虞候指揮使使宿衛之職預有
差等士卒之心明有所係異時拜將必無一
軍皆驚之舉於以銷壓未萌循名責實則環
衛將軍雖不置可也乞下樞密院討論故實
圖議其當恐或可以少資布昭聖武之意讀
劄子畢

孝宗甚喜即批付樞密院是時知院虞允文

使四川同知劉珙不樂曰舍人要如何行對之以但隨所見敷陳若施行與否自係廟堂處分竟寢不行後閱華陽集王珪撰高瓊神道碑云王爲殿前都指揮使管軍員闕兼領二司王乃言曰臣老矣如有負薪之憂誰爲可任者先朝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常有十人職近事親易以第進又使士卒預識其威名緩急臨戎上下得以附習此軍制之大要也有旨從之據瓊所言如

若荅周史筮陳敬仲知其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將必代齊有國史蘇占晉伯姬之嫁而及於爲羸敗姬惠懷之亂至邃至疇通於神明後世浸以不然今而愈甚至以飲食猥雜之際呼日者隅坐使之占卜往往不加冠裳一門四五而責其術之不信豈有是理哉善乎班孟堅之論曰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及至衰世懈於齋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

為忌龜厭不告詩以為刺謂周易之蒙卦曰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詩小旻之章云我
龜既厭不我告猶言卜問煩數狎嫚於龜
靈厭之不告以道也漢世尚爾况在於今未
嘗頃刻盡敬而一歸咎於淫巫瞽史其可
乎哉

糖霜譜

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自古食蔗者始為
蔗漿宋玉招魂所謂肺鼈包羔有柘漿是

也其後為蔗錫孫亮使黃門就中藏吏取交
州獻甘蔗錫是也後又為石蜜南中八郡志
云笮甘蔗汁曝成飴謂之石蜜本草亦云煉
糖和乳為石蜜是也後又為蔗酒唐赤土國
用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是也唐太宗遣使
至磨揭陀國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榨
潘如其劑色味愈於西域遠甚然只是今之
沙糖蔗之技盡於此不言作霜然則糖霜非
古也歷世詩人摸竒寫異亦無一章一句言之唯

東坡公過金山寺作詩送遂寧僧圓寶云涪江與中冷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黃魯直在戎州作頌答梓州雍熙長老寄糖霜云遠寄蔗霜知有味勝於崔子水晶鹽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則遂寧糖霜見於文字者實始二公甘蔗所在皆植獨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有糖冰而遂寧為冠四郡所產甚微而顆碎色淺味薄絕比遂之最下者亦皆起於近世唐大曆中有鄒

和尚者始來小溪之織山教民黃氏以造霜之法織山在縣北二十里山前後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戶十之三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西蔗曰芳蔗本草所謂荻蔗也曰紅蔗本草崑崙蔗也紅蔗止堪生噉芳蔗可作沙糖西蔗可作霜色淺土人不甚貴杜蔗紫嫩味極厚專用作霜凡蔗最困地力今年為蔗田者明年改種五穀以息之霜戶器用曰蔗削曰蔗鎌曰蔗斃曰蔗碾曰榨斗曰榨牀

曰漆甕各有制度凡霜一甕中品色亦自不同堆壘如假山者為上團枝次之甕鑑次之小顆塊次之沙脚為下紫為上深琥珀次之淺黃又次之淺白為下宣和初王黼創應奉司遂寧常貢外歲別進數千斤是時所產益竒墻壁或方寸應奉司罷乃不再見當時因之大擾敗本業者居半久而未復遂寧王灼作糖霜譜七篇具載其說予采取之以廣聞見

李彥仙守陝

靖康夷虜之禍忠義之士死於守城而得書史傳者如汾州之張克戡隆德之張確懷之霍安國代之史抗建寧寨之楊震武之朱昭是已以唯建炎以來士之得其死者蓋不少茲讀王灼所作李彥仙傳雖常具表上進然慮實錄正史未曾采用謹識於此彥仙字少嚴本名忠孝其先寧州人也後徙于鞏幼有大志喜談兵習騎射所立山川形勢必識之尚氣謹然諾非豪俠不交金人南侵郡縣募勤

王軍彥仙散家貲得三千人入援京師虜圍太原李綱為宣撫使彥仙上書切詆有司建捕急乃易今名棄官亡命頃之復作种師中師中敗死仙走陝州守將李彌大問北事條對詳復使扼殺澠閑金人再圍汴陝西范致虛總六路兵進援仙請曰殺澠險隘難於立軍前却即衆潰矣宜分道並進伺空以出且留半軍于陝為善後計致虛曰如子言乃逗撓也仙曰兵輕而分正可速達不從爭益

牢致虛怒罷其職既而敗績卒無攻建炎元年四月金人屠陝州經制使王瓌度不能支引部曲去官吏逃逸仙為石壕尉獨如平時歸者襁屬即徙老穉入土花砦三嘴石柱大通諸山拔武銳者分主之自營三嘴諭衆曰虜實易與今得地利若輩堅守足矣少日虜復据陝分軍來攻有健酋弁前阜嫚罵仙單騎衝擊挾之以歸始料衆正部伍虜數萬圍三嘴仙邀戰伏精兵後掩殺萬計奪馬

三百虜解去京洛間多爭附者勢益雄張未
閱月破虜五十餘壁初虜再入陝官其土人
俾招復業者人給符別之仙陰縱麾下往約
日內應二年三月引兵直州南城中火起虜方
備南壁而水軍自新店夜順流薄城東北蒙
泉坡龍堂溝以入表裏夾攻僵尸相藉遂復陝
始河東之人倡義拒憲仙約胡夜义者為助
假以汾河提舉意不滿叛趨南原仙誘致殺
之奪五千衆邵隆邵雲本其黨欲為復讎仙

因客鑄說遂來歸乘勝渡河柵中條諸山蒲
解至太原皆響動乃分遣隆雲等取安邑虞
鄉芮城正平解皆下之蒲幾拔會援至不克
以功遷閣門宣贊舍人就畀陝兼安撫司公
事悉哀所俘酋長護送行在上咨歎賜袍帶
搶劍許直達奏事便宜取決時關以東獨陝
在隘增陴䟽塹蒐軍繕鎧廣屯田訓農耕作
家素留鞏盡取至官曰吾父母妻子同城存
亡矣聞者感悅各有固志十二月金酋烏魯

撤拔圍陝仙背城鏖鬪七日虜傷甚跳奔三年
年婁宿孛董自絳移屯蒲解謀知之設伏於
諸谷鼓躁橫突俘馘十八婁宿僅以身免制
置使王庶檄使輕軍犄角次虞鄉虜以萬甲
逆石鍾谷口終日戰斬級二千遷武功大夫寧
州觀察使河解同耀制置使時河東土豪密
附期王師來為應仙益治軍欲請于朝乞詔
陝西諸路各助步騎二萬會張浚經略處置
川陝弗之許十二月婁宿衆十萬復圍陝仙

夜使人隧地焚其攻具營部囂亂縱兵乘之
虜稍退四年正月益生兵傳壘晝夜進攻鴛
車天橋火車衝車叢進仙隨機拒敵又為金
汁礮火藥所及糜爛無遺而圍不解日憑堞湏
外援浚為遣軍虜先阻雍不得進則令涇原曲
端出鄜坊繞虜後端素嫉仙聲績逾已幸其
敗詭託不行丁巳城陷仙挾親軍巷戰矢集
身如蝟左臂中刃不殊戰逾力遂死之并其
家遇害先是虜嘗許以河南元師及圍合復言

如前約當退師仙叱曰吾寧鬼於

宋安用汝富貴為虜惜其才必欲降之城將破先令軍中生致者予萬金仙平時弊衣同士卒及是雜群伍中死虜不能察其為人面少和色有犯令雖親屬不貸諸將敗事或有他過其外也者輒封箠遣帳下往皆裸就答不敢出一詞當是時同華長安立孤軍日斗絕一隅初無朝家素定約束中為敵數陝與虜确但誦忠義感勵其衆每拜君賜暨收敵金

貨悉均之毛銖不入已以是精兵三萬大小二百戰皆樂為用軍事獨裁決至郡政必問法所底闔境稱治浚承

制贈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邵雲者龍門人城破被執婁宿欲命以千戶長肆詈不屈乃釘之木架上置解州東門外惡少撫其背涅文戲曰可鞘五佩刀雲怒姬架仆之後五日磔解之至抉眼摘肝詈不絕喉斷乃已初行刑將劓刃雲叱之失刀而斃其忠勇蓋如

此

姦雄疾勝己者

自古姦雄得志包藏禍心窺伺神器其勢必
嫉士大夫之勝己者故常持寧我負人無人
負我之說若蔡伯家之值董卓孔文舉禰正
平楊德祖之值曹操嵇叔夜阮嗣宗之值司
馬昭師溫太真之值王處仲謝安石孟嘉之
值亘溫皆可謂不幸矣伯喈董董脫卓手終
以之隕命正平轉死於黃祖文舉覆宗德祖

被戮於夜羅東市之害嗣宗沉湎佯狂至爲
勸進表以逃大咎太真以智挫錢鳳而免
其危若蹈虎尾唯謝公以高名達識表裡志
誠故溫敬之重之不敢萌相窺之意然尚有
爲性命忍須臾及晉祚存亡在此一行之虞
孟嘉爲人夷曠冲默名冠州里稱盛德人仕
於溫府歷征西叅軍從事中郎長史在朝墮
然仗正必不効郝超輩輕與溫合然自度終
不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龍山落帽豈下

為自覺哉溫至云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老賊於是見其肺肝矣嘉雖得全於酒幸以考終然財享年五十一蓋酒為之累也陶淵明實其外孫傷其道悠運促悲夫

俗語放錢

今人出本錢以規利入俗語謂之放債又名生放予考之亦有所來漢書谷永傳云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顏師古注曰言富貴有錢假託有名代之為主放與他人以取利息而

共分之此放字所起也

漢書多叙谷永

予亡弟景何少時讀書甚精勤晝夜不釋卷不幸有心疾以至夭逝常見梁宏夫誦漢書即云唯谷永一人無處不有宏夫驗之於史乃服其說今五十餘年矣漫撫永諸所論建以滌予在原之思薛宣為少府御史大夫缺永言宣簡在兩府諫大夫劉輔繫獄永同中朝臣上書救之光祿大夫鄭寬中卒永乞以

師傅恩加其禮謚陳湯下獄永上䟽訟其功
鴻嘉河決永言當觀水勢然後順天心而圖
之成帝好鬼神方術永言皆妄人惑衆挾左
道以欺罔世主宜距絕此類梁王為有司奏
禽獸行永上䟽諫止勿治淳于長初封下朝
臣議永言長當封段會宗復為西域都護永
憐其老復遠出手書戒之建昭雨雪燕多死
永請皇后就宮令衆妾人人更進建始星字
營室永言為後宮懷任之象彗星加之將有

絕繼嗣者永始日食永以易占對言酒亡節
之所致次年又食永言民愁怨之所致星隕
如雨永言王者失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時
隕以見其象樓護傳言谷子雲之筆札叙傳
述其論許班事許皇后傳云上采永所言以
答書其載於史者詳復如此本傳云永善言
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蓋謂是云

玉堂殿閣

漢谷永對城帝問曰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

顏師古注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
按漢書李尋傳久汙玉堂之署注玉堂殿在
在未央宮翼奉疏曰孝文帝時未央宮又無
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三
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殿閣三十二椒房玉堂
在其中漢宮閣記云未央宮有玉堂宣室閣
又引漢書建章宮南有玉堂壁門三層臺高
三十丈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階皆玉為之又
有玉堂神明 二十六殿然今漢書郊祀志

但云建章宮南有玉堂壁門而無它語晉灼
注楊雄解朝上玉堂之句曰黃圖有大玉堂
小玉堂殿而今黃圖無此文

國朝太宗淳化中賜翰林玉堂之署四字其
後以最下一字犯廟諱故元符中只云玉堂
紹興末學士周麟之又乞

高宗御書玉堂二字揭於直廬麟之跂語自
有所疑已而議者皆謂玉堂乃殿名不得已
為臣下直舍堂如承明故事請曰玉堂之廬

可也今翰林但扁摛文堂三字示不敢居
然則其為禁內宮殿明白有殿有閣有臺谷
永以配椒房言之意當日亦常為燕游之地
師古直以為嬖幸之舍與前注自相舛異大
誤矣

漢武帝喜殺人者

漢武帝天資剛嚴聞臣下有殺人者不唯不
加之罪更喜而褒稱之李廣以故將軍屏居
藍田夜出至亭為霸陵醉尉所辱居無何拜

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
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怒形
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夫報忿除害朕之
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
朕之指哉胡建守軍正丞

謂未得真官
兼守云也

時監軍

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欲誅之當選
士馬日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趨
至拜謁因令走卒曳御史下斬之遂上奏曰
案軍法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

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臣謹以斬謂丞屬
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也制曰三王或誓於
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
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
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觀此二詔豈不開
妄殺之路乎

知人之難

霍光事武帝但為奉車都尉出則奉車入侍
左右雖以小心謹飾親未常少見於事也也

一旦位諸百僚之上使人受遺當國今日碑
以胡父不降末入官養馬上因游宴見馬於
造次頃刻間異其為人即日親近其後遂為
光副兩人皆能稱上所委然一日用四人若
上官桀桑弘羊亦同時輔政幾於欲害霍光
苟非昭帝之明社稷危矣則其知人之哲得
失相半為未能盡此雖帝堯之聖而以為難
也

館職遷除

建炎南渡稍置館職紹興初始定制除監少
丞外以著作郎佐郎祕書郎二員校書正字
通十二員為額倣唐瀛州十八學士之數其
遷出它司非郎官即御史唯林之竒以疾王
十朋以論事皆徙越府太宗正丞自乾道以
後有旨湏曾任知縣始得除臺察曾任郡守
始得為郎三館之士固無有歷此者於是朝
廷欲越次擢用者乃以為將作軍器少監旋
進為監既班在郎上則無所不可為欲徑躋

清要者則由著廷祕郎而拜左右二史不然
不過兼權省郎年歲閒求一郡而去而御史
之除皆歸六院矣爾後頗靳其選俟再遷寺
監丞簿然後命之向時郡守召用雖自軍壘
亦除郎今資淺望輕者但得丞及司直或又
再命始入省云

容齋五筆卷第七 十四則

盛衰不可常

東坡謂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予每讀書史
追悼古昔未嘗不掩卷而歎伶子于叙趙飛
燕傳極道其姊弟一時之盛而終之以荒
田野草之悲言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正
此意也國初時工部尚書楊邠長安舊居多
為鄰里侵占子弟欲以狀訴其事玠批紙尾
有試上含元基上望秋風秋草正離離之句

方去唐未百年而故宮殿已始此殆於宗周
黍離之詠矣。總恩寺塔有荆叔所題一絕
句字極小而端勁最為感人其嗣曰漢國河
山在秦陵草樹深暮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
旨意高遠不知為何人必唐世詩流所作也
李嶠汾陰行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
淚沾衣不見只今汾上水唯有年年秋鴈飛
明皇聞之至於泣下杜甫觀畫馬圖云憶惜
廷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

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君不見金粟堆前松
栢裏龍媒去盡鳥呼風公孫大娘弟子舞劍
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
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瀕洞昏王室梨園弟
子散如烟女樂餘姿映寒日元微之連昌宮
詞云兩宮定後六七年却尋家舍行宮前莊
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闥樹宛然又云舞謝
歌傾基尚在文窓窈窕紗猶綠上皇偏愛臨
砌花依然御榻臨堦斜寢殿相連端正樓太

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挂
珊瑚鈎指似傍人因哭慟却出宮門淚相續
凡此諸篇不可勝記飛燕別傳以為伶玄所
作又有玄自叙及宣譚跋語予切有疑焉不
唯其書太媠至云揚雄獨知之雄貪明矯激謝
不與交為河東都尉粹辱決曹班躅躅從兄
子彪續司馬史記紕子于無所叙錄皆恐不
然而自云成哀之世為淮南相案是時淮南
國絕久矣可照其妄也因序次諸詩聊載於此

唐賦造語相似

唐人作賦多以造語為奇杜牧阿房宮賦云
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
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
作驚宮車過也輾輾聽杳不知其所知也其
比興引喻如是其侈然揚敬之華山賦又在
其前叙述尤壯曰見是咫尺田千畝矣見若
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
垤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蟻蠆紛紛

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纍纍繭粟。祖龍藏矣。後又有李庾者。賦西都矣。秦址薪矣。漢址蕪矣。西去一舍。鞠為墟矣。代遠時移。作新都矣。其文與意。皆不逮楊杜遠甚。高彥休闕史云。敬之賦五千字。唱在人口。賦內之句如上數語。杜司徒佑。李太尉德裕常所誦念。牧之乃佑孫。則阿房賦實模倣楊作也。彥休者昭宗時人。

張蘊古大寶箴

唐太宗初即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凡六百餘言。遂擢大理丞。新唐史雖具姓名。於文藝謝偃傳末。又不載此文。但云諷帝。又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而已。資治通鑑僅載其略曰。聖人受命。極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立其糟而池。

其酒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纁塞耳而聽於無聲然此外尚多規正之語如曰惟辟作福為君實難王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禮以禁其賒樂以防其佚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勿內

荒於色物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慢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安彼反則如春陽秋露巍々蕩蕩恢漢高大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々栗々用周文小心一彼此於曾臆損好惡於心想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勿渾々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

察察而明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
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
其終使人以公應言以行天下為公一人有
慶其文大抵不凡既不為史所書故學者亦
罕傳誦蘊古為丞四年以無罪受戮太宗尋
悔之乃有覆奏之旨傳亦不書而以為坐事
誅皆失之矣舊唐書全載此箴仍專立傳不
知宋景文何為削之也

國初文籍

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
宜其焚燬蕩析了無孑遺然太平興國中編
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
于首卷而詩書古詩賦又不及具錄以今攷
之無傳之者十之七八矣則是承平百七十
年翻不若極亂之世姚鉉以大中祥符四年
集唐文粹其有云况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
觀鉉所類文集蓋亦多不存誠為可歎

叙西漢郊祀天地

郊祀合祭分祭之論

國朝元豐元祐聖中三議之矣莫辯於東坡之立說然其大旨駁當時議臣謂周漢以來皆常合祭及謂夏至之日行禮為不便予固贊美之於四筆矣但熟考漢史猶為未及自高皇帝增秦四時為五以事天地武帝以來至于元成皆郊見甘泉武帝因幸汾陰始立后土祠於睢上率歲歲閒舉之或隔一歲常以正月交泰時三月祠后土成帝建始元

年初立南北郊亦用正月三月辛日而罷其泉汾陰之祭元豐祐紹三議皆未嘗及此盡盛夏入廟出郊在漢禮元不然也是時坡公以非議者所起故不暇更為之說似不必深攻合祭為王莽所行庶幾往復考蹟不至予有當復俟知禮者拆衷之焉

騫騫二字義訓

騫騫二字音義訓釋不同以字書正之騫去乾切注云馬腹繫又虧也今列於禮部韻畧

下平聲二仙中騫虛言切注云飛兒今列於
上平聲二十二元中文人相承以騫騰之騫
爲軒昂掀舉之義非也其字之下從馬馬豈
能掀舉哉閱損字子騫雖古聖賢命名制字
未必有所拘泥若如虧少之義則渙然矣其
下從鳥則於掀飛之訓爲得此字殆廢於今
故東坡山谷亦皆押騫字入元字如時來或
作鵬騫傳飛其人恐飛騫之類特不暇毛舉
深考耳唯韓公和侯協律詠筍一聯云得時

方張王挾勢欲騰騫乃謂得之此固小學瑣
瑣尤可以見公之不苟於下筆也

書麴信陵事

夜讀白樂天秦中吟十詩其立碑篇云我聞
望江縣麴令撫惇嫠麴名信陵在官有仁政名不聞
京師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岐攀轅不得去
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子涕皆垂無人
立碑碣唯有邑人知予因憶少年寓無錫時
從錢仲仲大夫信書正得信陵遺集財有詩

三十三首祈雨文三首信陵以正元元年鮑防下及第爲四人以六年作望江令讀其投石祝江文云必也私欲之求行於邑里慘黷之政施於黎元令長之罪也神得而誅之豈可移於人以害其歲詳味此言其爲政無愧于神天可見矣至太中十一年寄客鄉貢進士姚輦以其文示縣令蕭縝縝輟俸買石刊之樂天十詩作於正元元和之際距其亡十五年耳而名已不傳新居藝文志但記詩一

卷略無他說非樂天之詩幾於與草木俱腐乾道二年歷陽陸同爲望江令得其詩於汝陰王廉清爲刊板而致之郡庫但無祈雨文也

貢禹朱暉晚達

貢禹壯年仕不遇棄官而歸至元帝初乃召用由諫大夫遷光祿奏言臣犬馬之齒八十一凡有一子年十二則禹入朝時蓋年八十一其生子時固已七十歲矣竟再遷至御史大

夫列於三公杜子美云長安卿相多少年富
貴應須致身早是不然也朱暉在章帝朝
自臨淮太守屏居後召拜僕射復為太守上
疏乞留中詔許之因議事不合自繫獄不肯
復署議曰行年八十得在機密當以死報遂
閉口不復言帝意解遷為尚書令至和帝時
復諫征匈奴計其年當九十矣其忠正非禹
比也

琵琶行海棠詩

白樂天琵琶行一篇讀者但羨其風致敬其
詞章至形於樂府詠歌之不足遂以為真為
長安故倡所作予竊疑之唐世法網雖於此
為寬然樂天常居禁密且謫官未久必不肯
乘夜入獨處婦人舫中相從飲酒至於極彈
絲之樂中夕方去豈不虞商人者它日議其
後乎樂天之意直欲攄寫天涯淪落之恨爾
東坡謫黃州賦定惠院海棠詩有陋邦何處
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俱可念

為飲一尊歌此曲之句其意亦爾也或謂殊無一話一言與之相似是不然此真能用樂天之意者何必效常人章摹句寫而後已哉

東坡不隨人後

自屈原詞賦假為漁父日者問荅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都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

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於法度規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無所賓主必假逸羣父子乃能言詞枚乘七發本只以楚太子吳客為言而曹子建七啓遂有玄微子鏡機子張景陽七命有冲漠公子殉華大夫之名言話非不工也而此習根著未之或改若東坡公作後杞菊賦破題直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殆如飛龍

搏鵬騫翔扶搖於烟霄九萬里之外不可搏
詰豈區區巢林翮羽者所能窺探其涯涘哉
於詩亦然樂天云醉兒如霜葉雖紅不是春
坡則曰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
杜老云休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
坡則曰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多情却
戀頭鄭谷十日菊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
秋香一夜衰坡則曰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
黃花蝶也愁又曰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

日黃花蝶也愁正采舊公案而機杼一新前
無古人於是爲至與夫用見他桃李樹思憶
後園春之意以爲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
爲一僧所嗤者有閒矣

元白習制科

白樂天元微之同習制科中第之後白公寄
微之詩曰皆當少壯日同情盛明時光景嗟
虛擲雲霄竊暗闕攻文朝矻矻講學夜孜孜
策目穿如策毫鋒銳若錐注云時與微之結

集策略之目其數至百十各有織緯細管筆
攜以就試相顧輒笑曰為毫錐乃知士子待
敵編綴應用自唐以來則然毫之筆之名起
於此也

門生門下見門生

後唐裴尚書年老致政清泰初其門生馬裔
孫知舉牧榜後引新進士謁謝於裴裴歡宴
永日書一絕云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
作盛明三主禮闈今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時

人榮之事見蘇耆開譚錄于以白樂天詩有
與諸同年賀座主高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蕭
尚書亭子一篇注云座主於蕭尚書下及第
予考登科記樂天以正元十六年庚辰中書
舍人高郢下第四人登科郢以宝應二年癸
卯禮部侍郎蕭昕下第九人登科迨郢拜太
常時幾四十年矣昕自癸卯放進士之後二
十四年丁卯又以禮部尚書再知貢舉可謂
壽俊觀白公所賦益可見唐世舉子之尊尚

主司也以五代登科記考之裴在同光中三知舉四年放進士八人裔孫預馬後十年裔孫為翰林學士以清泰三年放進士十三人茲所書是已裔孫尋拜相新史亦載此一句云

韓蘇杜公叙馬

韓公人物畫記其馭馬處云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馬行者舉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齧者

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而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馬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秦少游謂其叙事該而不煩故倣之而作羅漢記坡公賦韓幹十四馬詩云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鬣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顧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

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
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
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
看詩之與記其體雖異其為布置鋪寫則同
誦坡公之語蓋不見待畫也予雲林繪監中
有臨本略無小異杜老觀曹將軍畫馬圖云
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豪家師子花今之新
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其餘七匹亦殊
絕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揪閑馬官

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
深穩其語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斯須九重
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妨獨步也杜又
有畫馬讚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驂騮老大
腰裏清新及四蹄雷電一日天地瞻彼駿骨
實惟龍媒之句坡公九馬圖杜子薛紹彭家
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為作詩者也其
詞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為作誦偉哉九
馬讀此詩文數篇真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氣

橫出可謂妙絕動宮墻矣

風災霜旱

慶元四年饒州盛夏中時雨頻降六月之間未嘗請禱農家水車龍具倚之於壁父老以為所未見指其西成有秋當倍常歲而低下之田遂以潦告餘干安仁乃於八月罹地火之厄地火者蓋苗根及心孽虫生之莖幹焦枯如火烈烈正古之所謂蠹賊也九月十四日嚴霜連降晚稻未實者皆為所薄不能復

生諸縣多然有常產者訴于郡縣郡守孜孜愛民有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法無此兩項又云正是霜降節不足為異案白樂天諷諫杜陵叟一篇曰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此明證也予因記元祐五年蘇公守杭日與宰相呂汲公書論浙西災傷曰賢否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諂薄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爭言無災或有災而不甚損八月之

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為法有訴水旱而無訴風災閉拒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人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十人而九不可_不察也蘇公及此可謂仁人之言豈非昔人立法之初如所謂風災所謂早霜之類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懼貪民乘時或成冒濫故不輕啓其端今日之計固難添創條式但凡有災傷出於水旱之外者專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則實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禍

仁政之上也

容齋五筆卷第八 十二則

白蘇詩紀年歲

白樂天爲人誠實洞達故作詩述懷好記年
歲因閱其集輒抒錄之此生知負少年心不
展愁明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年少百歲三分
已一分何況纔中年又過三十二不覺明鏡
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復旦非
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行年欲四十有女曰
金鑾我今欲四十秋懷亦可知行年三十九

歲暮日斜時忽因時節驚年歲四十如今欠
一年四十爲野夫田中學鉏穀四十官七品
拙宦非由它毛鬢早改變四十白髮生况我
今四十本來羸貌形衰病四十身矯痴三歲
女自問今年幾春秋四十初四十末未老憂
傷早病惡莫學二郎吟太苦年纔四十鬢如霜
下有獨立人年來四十一若爲重入華陽院
病髮愁心四十三已年四十四又爲五品官
面瘦頭斑四十四遠謫江州爲郡吏行年四

十五兩鬢半蒼蒼四十六時三月盡送春爭
得不殷勤我今四十六衰頽臥江城鬢髮蒼
浪牙齒疎不覺身年四十七明朝四十九應
轉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
天衰鬢蹉跎將五十關河迢遞過三千青山
舉眼三千里白髮平頭五十人宦途氣味已
諳盡五十不休何日休五十江城守停杯忽
自思莫學爾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五
十未全老尚可且歡娛長慶二年秋我年五

十一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霜老
校於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前歲花前
五十二今年花前五十五倘年七十猶強健
尚得閑行十五春去時十一二今年五十六
我年五十七榮名得幾許我年五十七歸去
誠已遲身為三品官年已五十八五十八翁
方有後靜思堪喜亦堪嗟半百過九年艷陽
殘一日火銷燈盡天明後便見平頭六十人
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不准擬身年六十

上山仍未要人扶不准擬身年六十遊春猶
自有心情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閑今歲日
餘二十六來歲年登六十二心情多少在
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假如醒黠欲
何為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我今六十五
走若下坡輪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五十
八歸來今年六十六無憂亦無苦六十六年
春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七十
欠四歲此生那足論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

攻又問年幾何七十行欠二更過今年年七十
假如無病亦宜休今日行年將七十猶須
慙愧病來遲且喜同年滿七十莫嫌衰病莫
嫌貧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老人稀
然七十翁亦足稱壽考昨日復今辰悠悠七
十春人生七十稀我年幸過之白鬚如雪五
朝臣又入新正第七旬時年七十一行開第
八秩可謂尽天年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鬚
白頭風眩七十人難到過五更較稀七十三

人難再到今春來是別花來七十三翁旦暮
身誓開險路作通津風光拋得也七十四年
春壽及七十五俸需五十千其多如此蘇公
素重樂天故閒亦効之如龍鐘三十九勞生
已強半歲莫日斜時還爲昔人歎正引用
其語又四十豈不知頭顱畏人不出何其愚
我今四十二衰髮不滿梳憶在錢塘正如此
回頭四十二年非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窓宿
吾年四十九賴此一咲喜嗟我與君皆丙子

四十九年窮不死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顏
記我今如此白髮蒼顏五十三家人強遣試
春衫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門紛
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我年六十一顏
景薄西山結髮事文史俯仰六十踰與君皆
丙子各已三萬日翫味莊誦便如閱年譜也

天將富此翁

唐劉仁軌任給事中為宰相李義府所惡出
為青州刺史及代還欲斥以罪又坐漕舡覆

沒免官其後百濟叛詔以白衣檢校帶方州
刺史仁軌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邪果削平
遼海白樂天有自題酒庫一篇云身更求何
事天將富此翁此翁何處富酒庫不曾空注
云劉仁軌詩天將富此翁以一醉為富也然
則唐史以此為仁軌之語而不言其詩為未
審耳

白公說俸祿

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凡俸祿多寡之數悉

載於詩雖波及它人亦然其立身廉清家無
餘積可以槩見矣因讀其集輒叙而列之其
為校書郎曰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為左
拾遺曰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
兼京兆戶曹曰俸萬四五萬月可奉晨昏稟
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困貶江州司馬曰散員
足庇身薄俸可資家壁記曰歲廩數百石月
俸六千萬罷杭州刺史曰三年請俸祿頗有餘
衣食移家入新宅罷郡有餘資為蘇州刺史

曰十萬戶州充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為賓
客分司曰俸錢八九萬給受無虛月嵩洛供
雲水朝廷乞俸錢老宜官冷靜貧賴俸優饒
官優有祿料職散無羈縻官衙依口得俸祿
逐身來為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閉居不可
忘不赴同州曰誠貪俸錢厚其如身力衰為太
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
人又問俸厚薄百千隨月至七年為少傅品
高俸不薄其致仕曰全家道此曾無悶半俸

資身亦有餘俸隨日計錢盈貫祿逐年支粟
滿困壽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其泛叙曰歷
官凡五六祿俸及妻孥料錢隨官用生計逐
年營形骸僦免斑行內骨肉勾留俸祿中其
它人者如陝州王司曰公事閑忙同少尹俸
錢多少敵尚書劉夢得罷賓客除祕監祿俸
略同曰日望揮金賀新金俸錢依舊又如何
歎洛陽長水二縣令曰朱絡紋陽官位屈青
袍長水俸錢貧其將下世有達哉樂天行曰

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後兼
賣所居宅鬻鬚獲緡二三千但恐此錢用不
盡即先朝露歸夜泉後之君子試一味其言
雖日飲貪泉亦知斟酌矣觀其生涯如是東
坡云公廩有餘粟府有餘帛殆亦不然

白居易出位

白居易為左贊善大夫盜殺武元衡京都震
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恥以必得
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悅因是貶江州司馬

此唐書本傳語也案是時宰相張弘靖常貫之弘靖不足道貫之於是為失矣白集載與揚虞卿書云左降詔下明日而東思欲一陳於左右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迸血體磔髮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慄不知所云僕以書籍以來未有此事苟有所見雖畎畝皂隸之臣不當默默况在班列而能勝其痛憤耶故武丞相之氣平明絕僕之書奏日午入兩日之內滿城知之其不與者或語以偽

言或陷以非語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史尚未論請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僕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之憤亦無愧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以此獲辜願何如耳况又不以此為罪名乎白之自述如此然則一時指為出位者不但宰相而已也史又曰居易母墜井死而賦新井篇以是左降前書所謂不以此為罪名者是已

醉翁亭記酒經

歐陽公醉翁亭記東坡公酒經皆以也字為絕句歐用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坡公嘗云歐陽作此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以為奇特也而妄庸者作歐語云平生為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為退之畫記退之不能為吾醉翁亭記此又大妄也坡酒經每一也字上必押韻暗寓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

昂淵妙殊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今盡載于此以示後生輩其詞云南方之岷以糯與粃雜以卉藥而為餅嗅之香嚼之竦揣之朽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麵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為率而五分之為三斗者一為五斗者四三斗者以釀五斗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斗之贏者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

少水足以散解而均停也釀者必壅按而井
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
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
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為權衡也
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
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
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
既水五日乃芻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
先芻半日取所謂羸者為粥米一而水三之

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攪
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
者也勁正合為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力而
嚴而不猛也芻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
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
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此文如大牢八
珍咀嚼不嫌於致力則珍味愈雋永然未易
為俊快者言也

白樂天有奉和牛思黯以李蘇州所寄太湖石奇狀絕倫因作詩兼呈劉夢得其末云共嗟無此分虛管太湖來注與夢得俱典姑蘇而不獲此石又有感石上舊字云太湖石上鐫三字十五年前陳結之案陳結之並無所經見全不可曉後觀其對酒有懷寄李郎中一絕句曰往年江外拋桃葉去歲樓中別柳枝寂寞春來一杯酒此情唯有李君知注云桃葉結之也柳枝樊素也然後結之之

義始明樂天以病而去柳枝故作詩云兩枝楊柳小樓中。婀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間應不要春風。因劉夢得有戲之之句又答之云誰能更學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然其鍾情處竟不能忘如云病共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金羈駱馬近貫却羅袖。柳枝尋放還。觸詠罷來賓閣閉。笙歌散後妓房空。皆是也。讀之使人悽然。

禮部韻略所分字有絕不近人情者如東之與冬清之與青至於隔韻不通用而為四聲切韻之學者必強立說然終為非是如撰字至列於上去三韻中仍義訓不一頃紹興三十年省闈舉子兼經出易簡天下之理得賦予為叅詳官有點檢試卷官蜀士杜莘云簡字韻甚窄若撰字必在所用然唯撰述之撰乃可爾如雜物撰德體天理之撰異夫三子者之撰欠伸撰杖屨之類皆不可用予以曰

知舉請揭榜示衆何通遠諫議初亦難之予曰倘舉場皆落韻如何出手乃自書一榜榜才出八廂邏卒以為逐舉未嘗有此例即錄以報主者士人滿簾前上請予為逐一剖析然後退又靜之與靚其義一也而以靜為上聲靚為去聲案漢書賈誼服賦澹孳若深淵之靚顏師古注靚與靚同史記正作靜揚雄甘泉賦暗暗靚深注云靚即靜字耳今折入兩音殊為非理予字雲竹莊之堂曰賞靜取

杜詩賞靜憐雲竹之句也守僧居之頻年三
易有道人指曰靜之左傍乃爭字以故不定
疊於是撤去元扁而改為靚云

唐臣乞贈祖

唐世贈典唯一品乃及祖餘官只贈父耳而
長慶中流澤頗異白樂天制集有戶部尚書
揚於陵回贈其祖為吏部郎中祖母崔氏為
郡夫人馬摠准制贈亡父亦請回其祖及
祖母散騎常侍張惟素亦然非常制也是時

崔植為相亦有陳情表云亡父嬰甫是臣本
生亡伯祐甫臣今承後嗣襲雖移孝心則在
自去年以來累有慶澤凡在朝列再蒙追榮
或有陳乞皆許回授臣猥當寵擢而顯揚之
命獨未及於先人今請以在身官秩并前後
合叙勲封特乞為克追贈則知其時一切之
制如此伯兄文惠執政乞以已合轉官回贈
高祖既已得旨而為後省封還固近無此比
且失於考引唐時故事也

承習用經語誤

經傳中事實多有轉相祖述而用之不考其
訓故者如邶谷風之詩為淫新昏棄舊室而
作其詞曰宴爾新昏以我御窮宴安也言安
愛爾之新昏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
則棄我今人乃以初娶為宴爾非惟於詩意
不合且又再娶事豈堪用也抑之詩曰訏謨
定命遠猶辰告毛公曰訏大也謨謀也猶道
也辰時也猶與猷同鄭箋曰猶圖也言大謀

定命為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如
正月始和布政也案此特謂上告下之義今
詞臣乃用於制詔以屬臣下而臣下於表章
中亦用之不知其與入告爾后之告不侔也
生民之詩曰誕弥厥月毛公曰誕大也彌終
也鄭箋言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
案訓彌為終其義亦未易曉至俾爾彌爾性
似先公酋矣既釋彌為終又曰酋終也頗涉
煩復生民凡有八誕字誕寘之隘巷誕寘之

平林誕寘之寒冰誕實匍匐誕后稷之墻誕
降嘉種誕我祀如何若恣以誕為大於義亦
不通它如誕先登于岸之類新安朱氏以為
發語之辭是已莆田鄭氏云彌只訓滿謂滿
此月耳今稱聖節曰降誕曰誕節人相稱也
誕日誕辰慶誕皆為不然但承習膠固無由
可革雖東坡公亦云仰止誕彌之慶未能免
俗書之於此使子弟後生輩知之左傳王使
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天子使孔

曰以伯舅耄老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
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謂拜於堂下而受胙
於堂上今人簡牘謝饋者輒曰謹已下拜猶
未為甚失若天威不遠顔咫尺則上四字為
天子設下三字為人臣設故注言天監察不
遠威嚴常在顔面之前今士大夫往往於表
奏中言違顔或曰咫尺顔咫尺之類全與本指
爽戾如用龍顔聖顔天顔之類自無害也

長慶表章

唐自大曆以河北三鎮為悍藩所據至元和中田弘正以魏國長慶初王承元劉總去鎮出於是河北略定而穆宗以昏君崔植杜元穎王播以庸相不能見久長之策輕徙田弘正以啓王庭湊之亂繆用張弘靖以啓朱克融之亂朝廷以諸道十五萬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嗣李光顏當時名將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遂以節曰授二賊再失河朔訖于唐亡觀一時事勢何止可為痛哭而宰

相請上尊號表云陛下自即大位及此二年無中車汗馬之勞而坐平鎮冀無亡弓遺鏃之費而立定函燕以謂威靈四及請為神武君臣上下其亦云無羞恥矣此表乃白居易所作又翰林學士元稹求為宰相恐裴度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多從中沮壞之度上表極陳其狀帝不得已解稹翰林恩遇如故稹怨度欲解其兵柄勸上罷兵未幾拜相居易代作謝表其略云臣遭遇盛明不因人進擢

居禁內訪以密謀恩獎大深諛謗並至雖內
省行事無所愧心然上黷宸聰合當死責其
文過飾非如此居易二表誠爲有玷盛德

元白制科

元白習制科其書後分爲四卷命曰策林其
策頭策項各二道策尾三道此外曰美謙遜
塞人望政必成不勞而理風化澆朴復雍熙
感人心之類凡七十五門言所應對者百不
用其一二備載於文集云

八種經典

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
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
百五字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
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字攝
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字
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
羅尼經凡三千二十字應念順願願生極樂

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字用正見
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
千九百九十字詮自性忍本覺莫深於實相
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字空法塵依佛智莫
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字
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
五十七字三乘之要旨萬物之祕藏盡矣唐
長慶二年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所刻金
字經白樂天爲作碑文其叙如此予切愛其

簡明潔亮故備錄之

容齋五筆卷第八

容齋五筆卷第九 十二則

畏人索報書

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懶傲不肯即答者記
白樂天老慵一絕句曰豈是交親向我踈老
慵自愛閉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嵇康
索報書案嵇康與山濤絕交書云素不便書
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行几不相酬
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免強則不能久樂天所
云正此也乃知畏於答書其未久矣

不能忘情吟

予既書白公鍾情蠻素於前卷今復見其不能忘情吟一篇尤爲之感歎輒載其文因以自警其序云樂天既老又病風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聞洛下籍在經費中將放之馬有駱者籍在長物中將鬻之馬出門驤首反顧素聞馬嘶慘然立見拜婉變有辭辭畢涕下予亦愍

默不能對且命反袂飲之酒自飲一盃快吟數十聲聲成文文無定句予非聖達不能忘情又不至於不及情者事來攪情情動不可捉因自哂題其篇曰不能忘情吟吟曰鬻駱馬兮放揚柳枝掩翠默兮頓金羈馬不能言兮長鳴而却顧揚柳枝再拜長跪而致辭辭曰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櫛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衰摧駱力猶壯又無虺隤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

歌亦可以送主一盃。一旦雙去。有去無回。故素將去。其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予俯而歎。仰而哈。且曰。駱駱。爾勿嘶。素素。爾勿啼。駱反廐。素反。閨。吾疾雖作。年雖頽。辛未及項籍之將死。亦何必一日之內。棄騅弓而別虞兮。乃目素弓。素弓為我歌。揚柳枝。我姑酌彼金罍。我與爾歸。醉鄉去來。觀公文之固。以遣情釋意耳。素竟去也。此文在一集最後卷。故讀之。

者未必記憶。東坡猶以為柳枝不忍去。因劉夢得春盡絮飛之句。方知之。於是羨朝雲之獨留。為之作詩。有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之語。然不及二年而病亡。為可歎也。

擒鬼章祝文

東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奏告

永裕陵祝文云。大獮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多廩熟。知耘耔之勞。昔漢武命出將師而

呼韓來庭効于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
恢復見于大中其意蓋以

神宗有平唃氏之志至于元祐乃克有成故
告陵歸功謂武帝憲宗亦經營於初而績効
在於二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今蘇氏眉
山功德寺所克大小二本及季真給事在臨
安所刊并江州本麻沙書坊大全集皆只自
耘耔句下便接憬彼西戎古稱右臂正是好
處却芟去之豈不可惜唯成都石本法帖真

跡獨得其全坡集奏議中登州上殿三劄皆
非是司馬季思知泉州刻溫公集有作中
丞日彈王安石章尤可笑溫公以治平四年
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寧三年者二集
皆出本家子孫而爲妄人所誤季真季思不
能察耳坡內制有溫公安葬祭文元元豐之未
天步爲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是一老屏
予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太山之
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綱紀略定天

若相之又復奪之珍瘁之哀古今所共知之者

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為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塋庶知予懷而石本頗不同其詞云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衛存者有幾惟是一老彛予一人措國於太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未及暮綱紀略定道之將行非天而誰天既予之又復奪之誰聖與賢莫如天何然其所立天亦不能亡也

知之者

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終於太平永為宗臣與國無極於其葬也告諸其柩今莫能攷其所以異也

歐公送慧勤詩

國朝承平之時四方之人以趨京邑為喜蓋士大夫則用功名進取係心商賈則貪舟車南北之利後生嬉戲則以紛華盛麗而悅夷攷其實非南方比也讀歐陽公送僧慧勤歸

餘杭之詩可知矣。曰越俗僭宮室。傾貲事雕
墻。佛屋尤其侈。耽耽擬侯王。文彩瑩丹漆。四
壁金焜煌。上懸百寶蓋。宴坐以方牀。胡爲棄
不居。棲身客京坊。辛勤營一室。有類燕巢梁。
南方精飲食。菌筍比羊羔。飯以玉粒粳。調之
甘露漿。一饌費千金。百品羅成行。晨興未飯
僧。日昃不敢嘗。乃茲隨北客。枯粟充飢腸。東
南地秀絕。山水澄清光。餘杭幾萬家。日久焚
清香。烟霏四面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

鬢髮染成霜。三者孰苦樂。子奚勤四方。觀此
詩中所謂吳越宮室飲食山水三者之勝。昔
日固如是矣。公又有山中之樂三章送之。歸
勤後識東坡爲作詩集序者。

委蛇字之變

歐公樂郊詩云。有山在其東。有水出遼夷。近
歲丁朝佐。辨正謂其字參古今之變。必有所
據。予因其說而悉索之。此二字凡十二變。一曰
委蛇。本於詩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毛公。

注行可從跡也鄭箋委曲自得之兒委於危
反蛇音移左傳引此句杜注云順貌莊子載
齊威公澤中所見其名亦同二曰委他詩君
子偕老委委佗佗毛注委委者行可委曲
從迹也佗者德平易也三曰逶迤韓詩釋上
文云公正貌說文逶迤斜去貌四曰倭遲詩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注歷遠之貌五曰倭夷
韓詩之文也六曰威夷潘岳詩迴谿縈曲阻
峻阪路威夷孫綽天台賦既克濟於九折

路威夷而脩通李善注引韓詩周道威夷薛
君曰威夷險也七曰委移離騷經載雲旗之
委蛇一本作逶迤一本作委移注雲旗委移
長也八曰逶移劉向九歎導江曲之逶移九
曰逶蛇後漢費鳳碑君有逶蛇之節十曰蛟
蛇張衡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蛟
蛇李善注蛟蛇聲餘詰曲也十一曰邁池漢
逢盛碑當遂邁池立號建基十二曰威遲劉
夢得詩柳動御溝清威遲堤上行韓公南海

廟碑蜿蜿蛇蛇亦然也則歐公正用韓詩朝
佐不暇尋繹之爾

東不可名園

今人亭館園池多即其方隅以命名如東園
東亭西池南館北榭之類固為簡雅然有當
避就處歐陽公作真州東園記最顯案漢書
百官表將作少府掌治宮室屬官有東園主
章注云章謂大材也主章掌大材以供東園
大匠紹興三十年予為省試叅詳官主司委

出詞科題同院或欲以東園主章為箴予曰
君但知漢表耳霍光傳元之喪賜東園溫明
服虔曰東園處此器以鏡置其中以懸尸上
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多府其署主作此器
董賢傳東園祕器以賜賢注引漢舊儀東園
祕器作棺若是豈佳處乎同院驚謝而退然
則以東名園是為不可予有兩園適居東西
故扁西為西園而以東為東圃蓋避此也

古書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與參其義皆同鳩鳩序刺不壹也又云用心之不壹也而正文其儀一子表記節以壹惠注言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耳漢華山碑五載壹巡狩祠孔廟碑恢崇壹變祝睦碑非禮壹不得犯而後碑云非禮之常一不得當則與壹通用也孟子市價不貳趙岐注云無二賈者也本文用大二字注用小二字則二與貳通用也易繫辭參

天兩地釋文云參七南反又如字音三周禮設其參注參謂卿三人則三與參通用也九之與久十之與拾百之與栢亦然予頃在英州訪隣人利秀才新作茅齋頗淨潔從予乞名其前有兩高松因爲誦藍田壁記命之曰二松其季請曰是使大二字否坐者皆哂蓋其人不知書信口輒言以貽譏笑若以古字論之亦未爲失也惠公名流桎亭曰一詠而采借隸法扁爲一咏讀者多以為疑

顧弟弗深考耳

何恙不已

公孫弘爲丞相以病歸印上報曰君不幸罹
霜露之疾何恙不已顏師古注恙憂也何憂
於族不止也禮部韻略訓恙字亦曰憂也初
無訓病之義蓋旣云罹疾矣不應復云病師
古之說甚爲明白而世俗相承至問人病爲
貴恙謂輕者爲微恙心疾爲心恙風疾爲風
恙根著已深無由可改

西漢用人人元元字

前漢書好用人人字如文帝紀人人自以爲
得之者以萬數又曰人人自安難動搖元帝
紀人人自以得上意食貲志人人自愛而重
犯法韓信傳人人自以爲得大將曹參傳齊
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張良傳人人自堅
叔孫通傳吏人人奉職賈誼傳人人各如其
意所出揚雄傳人人自以爲各繇鮑宣傳人
人牽引所私韓延壽傳人人問以謠俗人人

爲飲張騫傳人人有言輕重李尋傳人人自
賢王莽傳人人延問嚴安傳人人自以爲更
生王吉傳人人自制是也後漢書亦間有之
如崔駰傳人人有以自優五行志人人莫不
畏憲吳漢傳諸將人人多諸之申屠剛傳人
人懷憂王允傳人人自危荀彧傳人人自安
呂強傳諸將侍人人求退是也又元元二字
考之六經無所見而兩漢書多用之如前漢
文帝紀全天下元元之尸武紀燭幽隱勸元

元所以化元元宣紀不忘元元元紀元元失
望元元何辜元元大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
元元騷動元元安所歸命成紀元元寃失職
者衆哀紀元元不贍刑法志懼元元之不逮
嚴安傳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嚴助傳使元
元之民安民樂業賈捐之傳保全元元東方
朔傳元元之民各得其所魏相傳尉安元元
唯陛下留神元元鮑宣傳為天牧養元元蕭
育傳安元元而已康衡薛宣傳哀閔元元王

嘉傳憂閔元元谷永傳以慰元元之心凶奴
傳元元萬民是也後漢光武紀下為元元所歸
賊害元元元元愁恨惠茲元元章紀誠欲元
元去未歸本元元未諭深元元之愛和紀
愛養元元下濟元元順紀元元被害質紀元
元嬰此困毒桓紀害及元元鄧后紀劉毅傳
垂恩元元王昌傳元元創痍耿弇傳元元扣
心即顛傳弘濟元元貸贍元元曹裒傳仁濟
元元范升傳元元馬所呼天免元元之急鍾

離意傳憂念元元何敞傳元元怨恨安濟元
元揚終傳以濟元元虞詡傳遭元元無妄之
災皇甫規傳平志畢力以慶元元是也予謂
元元者民也而上文又言元元之民元元黎
民元元萬民近於復重矣故顏注或云元元
善意也

韓公潮州表

韓文公諫佛骨表其詞切直至云凡有殃咎
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坐此貶潮州

刺史而謝表云臣於當時之文未有過人者
至論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書薦
之郊廟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遜而負
罪嬰釁自拘海島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
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考韓所言其意乃望召
還憲宗雖有武功亦未至編之詩書而無愧
至於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東巡奏功明
示得意等語摧挫獻佞大與諫表不侔當
時李漢輩編定文集惜不能為之除去東坡

自黃州量移汝州上表云伏讀訓詞有人材實
難不忍終棄之語臣昔在常州有田租給餽
粥欲望許令常州居住輒叙徐州守河及獲
妖賊事庶因功過相除得從所便讀者謂與
韓公相類是不然二表均為歸命君上然其
情則不同坡自列往事皆其實跡而所乞不
過見地耳且略無一佞詞真為可服

燕賞逢知己

白樂天為河南尹日有荅舒員外云員外游

香山寺數日不歸兼辱尺書大誇勝事時正值坐衙慮囚之際走筆題長句以贈之曰黃菊繁時好客到碧雲合處佳人來謂遣英舊二妓與舒遊也酡顏一笑夭桃綻清冷秋聲寒玉哀軒騎逶迤掉容與番連三日不能回白頭老尹府中坐早衙纔退暮衙催謝希深歐陽公官洛陽同遊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番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傳歌妓至且勞之曰山行良勞當少番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

王定國訪東坡公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携盼卿三子游泗水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來坡時以事不得往夜着羽衣佇立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為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既去逾月復與參寥師泛舟洪下追憶曩游作詩曰輕舟弄水買一笑醉中蕩槳肩相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味此三游之勝今之燕賓者寧復有之蓋亦值知己也

端午貼子詞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江心鑄鏡以進。故國朝翰苑撰端午子詞多用其事。然遣詞命命意工拙不同。王禹玉云紫閣瞳矐隱曉霞。瑤瑋九御薦菖華。何時又進江心鑑。試與君王卻衆邪。李邦直云艾葉成人後。榴花結子初。江心新得鏡。龍瑞護仙居。趙彥若云揚子江中方鑄鏡。未央宮裏更飛符。菱花欲共朱靈合。驅盡神姦又得無。又揚子江中百鍊金。

寶奩疑是月華沉。爭如聖后無私鑑。明照人間萬善心。又江心百鍊青銅鏡。架上雙紉翠縷衣。李士美云何須百鍊鑑。自勝五兵符。傳墨卿云百鍊鑑從江上鑄。五時花向帳前施。許冲元云江中今日成龍鑑。苑外多年廢鷺陂。合照乾坤共作鏡。放生河海盡為池。蘇子由云揚子江中寫鏡龍。波如細縠不搖風。宮中驚捧秋天月。長照人間助至公。大槩如此。唯東坡不然。曰講餘交翟轉回廊。始覺深宮

夏日長揚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逸監興亡
其輝光氣焰可畏而仰也若白樂天諷諫百
鍊鏡篇云波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午
時背有九五飛天龍人人呼爲天子鏡又云
太宗常以人爲鏡監古監今不監容乃知天
子別有鏡不是揚州百鍊銅用意正與坡合
予亦嘗有一聯云願儲醫國三年艾不博江
心百鍊銅然去之遠矣端午故事莫如楚人
競渡之的蓋以其非吉祥不可施諸祝頌故

必用鏡事云

容齋五筆卷第十

十二則

哀公問社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古人立社但各因其土地所宜木爲之初非求異而取義於彼也哀公本不必致問旣聞用栗之言遂起使民戰栗之語其意謂古者弗用命戮于社所以威民然其實則非也孔子責宰我不能因

事獻可替否既非成事尚為可說又非遂事尚為可諫且非既往何咎之云或謂使民戰栗一句亦出於宰我記之者欲與前言有別故加曰字以起之亦是一說然戰栗之對使出於我則導君於猛顯為非宜出於哀公則便即時正救以社其始兩者皆失之無所逃於聖人之責也哀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家不克成卒為所逐以至失邦其源蓋在於此何休注公羊傳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

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然則戰栗之說亦有所本公羊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三代所奉社其亦以松栢栗為神之主乎非植此木也程伊川之說有之絕句詩不貫穿

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綦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此歐陽公絕妙之語然以四句各一事似不相貫穿故名之

曰夢中作永嘉士人薛昭喜論詩嘗立一說
云老杜近體律詩精深妥帖雖多至百韻亦
首尾相應如常山之蛇無間斷齟齬處而絕
句乃或不然五言如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
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急雨捎溪足斜
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白魚跳江動月
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鑿井交棕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裹纜小徑
曲通村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

翠沙僻舞鷓鴣釣艇收緡盡昏鴉接翅稀月
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舍下筍穿壁庭中藤
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七言如糝徑
揚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筍根雉子無
人見沙上見雛傍母眠兩箇黃鸝鳴翠柳一
行白鷺上青天窓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
萬里舡之類是也予因其說以唐人萬絕句
考之但有司空圖雜題云驛步堤縈閣軍城
鼓振橋鷗和湖鴈下雪隔嶺梅飄舡艫猿偷

上蜻蜒燕競飛樵香燒桂子苔濕挂莎衣

農父田翁詩

張碧農父詩云運鋤耕斲侵星起隴畔豐盈
滿家喜到頭禾黍屬他人不知何處拋妻子
杜荀鶴田翁詩云白髮星星筋力衰種田猶
自伴孫兒官苗若不平平納任是豐年也受
飢讀之使人愴然以今觀之何啻蓰也

衛宣公二子

衛宣公二子之事詩與左傳所書始末甚詳

乘舟之詩爲伋壽而作也左傳云宣公烝於
庶母夷姜生急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
生壽及叔宣姜與公子朔譖急子宣姜者宣
公所納伋之妻翻譖其過公使諸齊使盜待
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子載其
旌以先盜殺之遂兄弟并命案宣公以魯隱
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十貳年十一月卒凡十
有九年姑以即位之始便成烝亂而急子即
以次年生勢湏十五歲然後娶旣娶而奪之

又生壽朔朔已能同母諧兄壽又能代爲使者以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難辦也然則十九年之間如何消破此最爲難曉也

謂端爲匹

今人謂縑帛一匹爲一端或總言端匹按左傳幣錦二兩注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也然則以端爲匹非矣湘山野錄載夏英公鎮襄陽遇大禮赦恩賜致仕官束帛以絹十匹與胡旦旦笑曰奉還

五匹請檢韓詩外傳及諸儒韓康伯等所解束帛彘彘之義自可見證英公檢之果兒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若束帛則卷其帛爲二端五匹遂見一端正合此說也然周易正義及王弼注韓詩外傳皆無其語文瑩多妄誕不足取信按春秋公羊傳乘馬束帛注云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若文瑩以此爲證猶之可也

唐人草堂詩句

予於東圃作草堂欲采唐人詩句書之壁而未暇也姑錄之于此杜公云西郊向草堂昔我去草堂草堂少花今欲栽草堂塹西無樹林白公有別草堂三絕句又云身出草堂心不出劉夢得傷愚溪云草堂無主燕飛回元微之和裴校書云清江見底草堂在錢起有暮春歸故山草堂詩又云暗歸草堂靜半入花源去朱慶餘稱著朱衣入草堂李涉草堂曾與雪爲鄰顧況不作草堂招遠客郎士元

草堂竹徑在何處張籍草堂雪夜携琴宿又云西華月猶在遙憶草堂前武元衡多君能寂寞共作草堂游陸龜蒙草堂祇待新秋景又云草堂盡日番僧坐司空圖草堂舊隱猶招我常莊今來空訝草堂新子蘭策杖吟詩上草堂皎然有題湖上草堂云山居不買剡中山湖上千峯處處閑芳草白云留我住世人何事得相關。

孔子作春秋以壹字爲褒貶大抵志在尊王
至於紀年叙事只因舊史杜預見汲冢書魏
國史記謂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
此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所謂書日不書
日在輕重事體本無所系而公羊穀梁二傳
每事斷之以日故室而不通左氏惟有公子
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一說其它亦
鮮今表二傳之語以示兒曹公羊云益師卒
何以不日遠也葬者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

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
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
時而日危不得葬也庚寅入邴其日何難也
取邑不日栢之盟不日信之也甲寅齊人伐
衛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壬申公朝于
王所其日何錄乎內也辛巳晉敗秦于殽詐
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甲戌敗狄于鹹其日
何大之也子卒何以不日隱之也即位不日
穀糧量多卑者之盟不日大夫日卒正也諸

侯日卒正也入惡八者也外盟不日取邑不日大閱崇武故謹而日之前定之盟不日公散齊師不日疑戰也公散宋師其日成散之也齊人滅遂其不日微國也公會齊侯盟于柯栢盟雖內與不日信也媵陳人之婦其不日數渝惡之也癸亥葬紀叔姬不日卒而不日葬閔紀之亡也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戊辰盟于葵丘栢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辛卯沙鹿崩其日重變也戊申隕

石于宋是月六鵙退飛石無知故日之鵙微有知之物故月之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丁未商臣弑其君髡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乙巳及晉處父盟不言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夜甲戌取須句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辛丑葬襄王日之甚矣其

不葬之辭也乙卯晉楚戰于邲日其事敗也
癸卯晉滅潞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俾國月
夷狄不日其日潞子賢也甲戌楚子卒夷狄
卒而不日日少進也癸酉戰于鞏其日或曰
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梁山崩不日何也
高者有崩道也鼯鼠食角牛不言日急辭也
庚申莒潰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秋公至自會
不日至自伐鄭也丙戌鄭伯卒于孫其日未
踰竟也乙亥滅孫紇出奔邾其日正紇之出

也蔡世子弒其君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
之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
也四月楚公子比弒其君弒君者日不日
比不弒也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日善是盟也
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
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定之即位何以日也
著之也它釋時月者亦然通經之士可以默
諭矣沙鹿梁山為兩說尤不然蘇子由春秋
論云公羊穀梁之傳日月土地皆所以為訓

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爲喜怒其意蓋亦如此

柳應辰押字

予頃因見鄂州南樓土中磨崖碑其一刻柳字下一字不可識後訪得其人名應辰而云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旣載之四筆中今始究其實柳之名是已蓋以

國朝寶元元年呂溱榜登甲科今浯溪石上有大押字題云押字起於心心之所記人不

能知

大宋熙寧七年甲寅歲刻尚書都官員外郎武陵柳應辰時爲永州通判仍有詩云浯溪石在大江邊心記閑將此地鐫自有後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有闍中陳思者跋云右柳都官欲以怪取名所至番押字盈丈莫知其何爲押字古人書名之草者施於文記閒以自別識耳今應辰鐫刻廣博如許已怪矣好事者從而爲之說謂能祛逐不祥真大

可笑予得此帖乃恨前疑之非石傍又有蔣世基述夢記云至和三年八月知永州職方員外郎柳拱辰受代歸闕祁陽縣令齊術送行至白水夢一儒衣冠者曰我無結也今柳公游浯溪無詩而去子盍求之覺而心異之遂獻一詩柳依韻而和其語不二拱辰以天聖八年王拱辰榜登科殆應辰兄也輒并記之

唐堯無後

堯舜之子不肖等耳舜之後雖不有天下而傳至於陳及田齊幾二千載惟堯之後當舜在位時即絕故禹之戒舜曰毋若丹朱傲用殄厥世又作戒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源丹朱之惡固在所絕方舜禹之世顧不能別訪賢胄爲之立繼乎左傳載子產之辭曰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謂唐人之季非周武王子封於晉者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蔡墨曰陶唐氏旣衰其後有劉

累氏曰御龍范宣子曰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然則封國雖絕尚有子孫武王滅商封帝堯之後於薊而未嘗一見於簡策史趙言楚之滅陳曰盛德必百世祝虞之世數未也臧文仲聞薶與六二國亡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堯之盛德豈出舜臯之下而爵邑不能及孫何也

斯須之敬

今公私宴會稱與主人對席者曰席面吉者

謂之賓謂之客是已儀禮燕禮篇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賓少進禮辭又命之賓許諾左傳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杜預云客一坐所尊也乾道二年十一月薛季益以權工部侍郎受命使金國侍從共餞之於吏部尚書廳陳應求主席自六部長二之外兩省官皆預凡會者十二人薛在部位最下應求揖之爲客辭不就曰常時固自有次第柰何今日不然諸

公言此席正為侍郎設何辭之為薛終不可予時為右史最居末坐給事中王日嚴目予曰景盧能倉卒間應對願出一轉語折衷之予笑謂薛曰孟子不云乎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侍郎姑處斯須之敬可也明日以往不妨復如常時薛無以對諸公皆稱善遂就席

丙午丁未

丙午丁未之歲

中國遇此輒有變故非禍生於內則夷狄外侮三代遠矣姑撫漢以來言之高祖以丙午崩權歸呂氏幾覆劉宗武帝元光元年為丁未長星見蚩尤旗亘天其春戾太子生始命將出征匈奴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屠夷死滅不可勝數及於巫蠱之禍太子子父皆敗昭帝元平元年丁未帝崩昌邑立而復廢一歲再易主成帝永始二年三年為丙午丁未王氏方盛封莽為新都侯立趙飛燕為皇后

由是國統三絕漢業遂頽雖光武建武之時
海內無事然勾引南匈奴稔成劉淵亂華之
釁正是歲也殤帝安帝之立值此二年東漢
政亂實基於此威帝終於永康丁未孝靈繼之
漢室滅矣魏文帝以黃初丙午終明帝嗣位
司馬氏奪國兆於此時晉武大康六年七年惠
帝正在東宮五胡毒亂此其源也東晉訖隋
南北分裂九縣颺回在所不論唐太宗正觀
之季武氏已在後宮中宗神龍景龍其事可

見代宗大曆元二大盜初平而置其餘孽於
河北強藩悍鎮卒以亡唐室曆丙午敬宗遇
弒大和丁未是為文宗甘露之悲至於不可
救藥僖宗光啓之際天下固已大亂而中官
劫幸興元襄王煜僭立石晉開運遺禍至今
皇朝景德方脫契丹之擾而明年祥符神仙
宮觀之役崇熾海內虛耗治平丁未王安石
入朝愾亂宗社靖康丙午都城受圍逮于丁
未汴失守矣淳熙丁未

高宗上仙總而言之大抵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昭昭天象見於運行非人力之所能爲也

祖宗命相

祖宗進用宰相惟意所屬初不以內外高卑爲主若召故相則率置諸見當國者之上太平興國中薛文惠公居正薨盧多遜沈倫在相位而趙韓王普以太子太保散秩而拜昭文咸平四年李文靖公沆爲集賢而召故相

呂文穆公蒙正爲昭文景德元年文靖薨王文正公旦文穆公欽若爲參政下次補而畢文簡公士安由侍讀學士寇忠愍公準由三司使並命爲史館集賢畢公雖歷參政不及一月至和二年陳恭公執中罷劉沆在位而外召文富二公文公復爲昭文富爲集賢而沆遷史館熙寧三年韓獻肅公絳王荆公安石同拜韓在上而先罷荆公越四年亦罷韓復爲館相明年荆公再入遂拜昭文居韓之

上元祐元年召文潞公於洛司馬公自門下侍郎拜左僕射固辭乞令彥博以太師兼侍中行左僕射而已爲右以佐之

宣仁不許曰彥博豈可居卿上欲命兼侍中行右僕射會臺諫有言彥博不可居三省長官於是但平章軍國重事崇寧以後蔡京凡四人輒爲首台此非可論典故也隆興元年冬湯岐公思退爲右僕射張魏公浚爲樞密使

孝宗欲命張爲左請於

德壽

高宗曰湯思退元是左相張浚元是右相只仍其舊可也於是出命

容齋五筆卷第十

自隨筆權輿而續之次三至五合七十
四卷

容齋先生文敏洪公之所紀述也筆爲
卷各十六咸冠以叙五獨十卷而無題
辭蓋未及成而絕筆也

先生父子伯仲以文錄相禪屹爲一代
詩書禮樂宗主論

中興人物巨擘當首屈也蒙知
四朝眡儀兩地大而裁成

國史作

宋一經次而代

言坡掖雷風鼓動其它高文大冊分
兩橐而是書所載又翰墨之餘力也其
為書也陰陽象緯是鈎是索經籍傳註
是糾是砭古事於我乎發敷古人於我
乎品藻正譌攷異核偽剖微若典故沿
革若姓族譜諜文有町畦詩有胎骨源
而委葉而根下逮僊梵鑿數亦時罔羅

為之量齊千彙萬狀而道以貫之卒歸
乎一也圭璋璧琮旅璣位置而犀象珠
具鐘磬彝鬲又錯其中麗其側也今

江右祥刑使者寺簿公視

先生為從祖顛笈作屏依然遺愛

聞孫紹最因任乘輅亦既出潢池赤子
勞徠而枕席之臺府文書益省迺哀五
筆而刻諸梓校寶婺舊刊茲為全書將
使章貢父老指為棠陰之菱也以櫛閭

閻晚生首况摹本俾克紬繹念管侍
先生丈席嘗竊窺緒餘或與客語悠然
反隅或閱近書躍然觸機輒引筆行墨
頃刻數則殆如鑿地而井隨鑿湧泉橋
衡百罌衮衮不竭巨盎萬繭信手得緒
縑之杼之可丈而可匹也漢王充有書
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名曰論衡而
唐李肇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
采風俗助譚笑號其書國史補論議有

識以權衡史籍有功於裨補沿名取義
於

先生宜兩得也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
萬言而史補莖莖三卷彼善於此猶足
稱雄然史載充著書時閉門潛思絕慶
吊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或者爲
先生哂之彼一何勞而我佚也蔡邕入
吳始得其書歸藏帳中或搜得抱數卷
去邕屬勿廣曰惟我與爾共之噫嘻邕

獲它人書閱恡如寶

寺簿公乃出其家書與衆共之自是人
可讀戶可傳又將無翼而蜚且至雞林
矣此其量之廣狹見之公私又何翅山
淵復而霄壤隔也嘉定壬申子月初吉
里學生從事郎充江南西路提舉茶鹽
司幹辦公事丘橐謹書

叔祖父敏公居閑日久著述爲多隨筆
五書凡七十四卷考覈經史摭撫典故
參訂品藻精審該洽學士大夫爭欲傳
襲伋頃守章貢後

公四十年以其書鋟于郡齋竭來守建
又後

公四十三年於是復鋟此書于建方欲
彙公之文刻寘祠下適以移官未暇也
當嗣圖之以成

山莊先生之志云嘉定十六年秋八月
既望姪孫朝議大夫直華文閣知建寧
軍府事新除直敷文閣知隆興府江西
安撫 伋 謹識

容齋隨筆初刊于婺女自
續至五繼刊于章貢然歲
久字漫不復可辯紹定改
元文炳偶得建溪刊本詳
加參校命工鋟梓始於是

年之仲春訖於次年之季
秋刊成全書庶幾流傳益
廣云重九日臨川周文炳
謹書

